

风物 深度

## 2022金曲奖总评：赢家是多元，自由，与做自己

“如同我们不断尝试发出的声音，自由、多元，那就是你原本最美丽的样子。”



最佳华语女歌手蔡健雅。图：大会提供

特约撰稿人 因奉 发自台北 | 2022-07-04

---

金曲奖

日本前辈音乐人山下达郎近期在难得一见的访谈（见注）里，被提问：是何时决定要制作一张专辑的，是



歌曲累积到一定数量的时候？还是先从概念成形？他回答：那个时代（1980年代）一年出一张专辑是常识，其实根本没有想那么多，手脚快一点的还能出到一年两张以上。

提问者是日本的音乐新锐，这段对话反映了音乐工业从三、四十年前到现在的变化：对于“专辑”的认知，以及产业能量的消长。

7月2日晚，第33届金曲奖于高雄巨蛋举办。这是金曲第四次移师高雄，空气中除了兴奋，还有潮湿的水气，看得出连日高温和烈阳对每个红毯上的艺人都是考验，汗滴透到萤幕这头，走一段星光，有如大道苦行。



最佳原住民语歌手简燕春。图：大会提供

## 金曲与金音：不同方向的山巅

今年从台语、客语、新人乃至华语奖项，金曲奖几乎泰半以上都是音乐人自己的创作。即使是华语男歌手、女歌手这些传统上词曲精致分工、唱著阔气



大歌的领域，如今也因产业结构松动，而由音乐人掌握了更多主动权，甚至自己尝试制作。

金曲奖（Golden Melody Awards）时常会被视为中文世界的葛莱美。差别在葛莱美与奥斯卡相同，后面是专业人士组成的学院。而既有“金”字挂帅，金曲奖是台湾官方举办的活动，在沿革与体质调整上，得花上多一些时间。而重视创作、独立先行的金音奖（Golden Indie Melody Awards），是否能和慧眼独具的水星音乐奖做比较，期待日后发展。

但其实横看纵看，今年从台语、客语、新人乃至华语奖项，金曲奖几乎泰半以上都是音乐人自己的创作。即使是华语男歌手、女歌手这些传统上词曲精致分工、唱著阔气大歌的领域，如今也因产业结构松动，而由音乐人掌握了更多主动权，甚至自己尝试制作。

金曲、金音两个奖项的异同争论不断，如今最大的分别，或许还是金曲用语言做分类，而金音则以乐种为界。另外，金曲也较重视录制工业过程中的打磨抛光，以及歌曲流行化的可能潜力。同时，金曲以语言分类，综合多种语言的“珂拉琪”、演唱英文的“落日飞车”和“I Mean Us”，在报名上不免受限。

金音并非前进金曲之前的中继站，而是不同方向的山巅。一定持续会有乐团或小众音乐人，可以跨过两侧越来越矮的藩篱，被两个奖项肯定。但有些偏峰奇险的次乐种（subgenre），也确实不会获得金曲奖青睐。近年一再被强调的台湾场景黑乐（Black Music）崛起，从一个角度看，是长年摇滚挂帅的独立音乐被翻转，但换一个视角来看，富节奏感又好入耳的黑乐，其实是相对有机会被华语金曲市场接纳的。





特别贡献奖得主邱晨。图：大会提供

## 获奖的意义：数位时代的商业成功？

而随著中台情势变化，大疫过后，是否能有更多中国乐人不需胆颤心惊的与会，或许关键不握在海的这一头。

今年入围最佳乐团的几团新锐，或许还看不出端倪。相反的，却有两组资深乐人的专辑，被年轻的耳朵听到。入围最佳华语男歌手的马念先，以“糯米团”乐团的成员在产业深耕20多年，首次发行个人专辑《Mama Jeans and Daddy Shoes》，另外是入围华语专辑，以资深制作人彭飞和李聪为首的无实物艺术团《夜间模式》，这两者都尝试了复古元素丰富的音色，搭上怀旧浪潮，在各种不同的受众间引起共鸣。

金曲奖既是无涉政治却也是政治的，它既是音乐工作者的年度盛会，也是官办活动。对内，台湾的族群历史渊源，是让奖项用语种来分类的主因。对外，今年中国入围者收获颇丰，崔健用《飞狗》谈时间跨度于自身的影响，劲道雄浑饱满，笑纳华语男歌手。裘德虽陪榜，但连年入围，除了自己的《最后的水族馆》，也在魏如萱的专辑里feat.一首〈四月是适合说谎的日子〉，引越来越多人关注。得到最佳演奏录音专辑和演奏类最佳作曲人奖的武勇恒，曾任崔健的乐团鼓手，而随著中台情势变化，大疫过后，是否能有更多中国乐人不需胆颤心惊的与会，或许关键不握在海的这一头。试想，若开头颁发的第一个年度歌曲奖给了以情歌包装，暗讽辱华的〈玻璃心〉，金曲相关讨论是否又会遭到噤声？

就市场来看，数位时代要认定何为商业上的成功，多了许多可能性：广传TikTok、YouTube爆红，或是被收录于许多串流平台的歌单（playlist）。但对音乐人来说，入围终归是不同角度的肯定，得奖是加冕。在华语圈内，金曲奖始终是个明确且广为人知的桂冠。在这周末，幸运的话或许再延续一两周，无论韩团爱好者、听欧美的、与日本接壤的，乃至停滞于两千年华语金曲荣光者，至少都会试著缅怀自己的青春，然后抱持善意恶意地去搜寻自己不认识的名字。

2020年第31届的得奖者阿爆和持修，去年的?te（坏特），在获奖隔天的数位数据上，都看到能见度显著上升。今年多项入围、也主持红毯的YELLOW黄宣，虽然在奖项方面铩羽而归，但红毯表现幽默自然，时间控管得当，网路上赞声不断，或成社群最大赢家。







金曲奖主持罗时丰。图：大会提供

## 典礼：老综艺人所轻忽的

“在这个后殖民的时代，希望我们的创作持续成为每个人自我认同的启蒙，如同我们不断尝试发出的声音，自由、多元，那就是你原本最美丽的样子。”

主持人找来老牌艺人罗时丰，近年因为YouTube频道经营成功，让年轻人再次认识，被誉为“国民姑丈”。主持不过不失，开场影片从台北来去高雄，他坐在感冒胶囊上（罗最为人知的一个药品广告）从天而降，唱著〈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〉而后劲歌搭上背后乳牛装舞团热舞。既然如今一切都是碎片化的，媒体社群即时发文也都是迷因（meme）跟抢眼球的战争，不如就由典礼自己迷因化自己，帮大家省事，也强调一切都还跟得上时代。

典礼的第一个高潮，出现在去年的新人坏特颁发最佳新人奖给珂拉琪。融合台语、日语、阿美族语，音乐则是摇滚乐、金属、VOCALOID（电子人声合成软体）的集大成，珂拉琪无疑是近年网路上的现象级组合。吉他手子权上台就感谢音乐平台StreetVoice以及StreetVoice音乐总监小树，以及吹音乐专访他们好几次的编辑，强调了这些主流之外的资源对于他们的帮助。

除了感谢，他们也呼吁大家找出属于自己的答案：“在这个后殖民的时代，希望我们的创作持续成为每个人自我认同的启蒙，如同我们不断尝试发出的声音，自由、多元，那就是你原本最美丽的样子。”主唱夏子则是把珂拉琪的音乐献给为了种族、性别、语言而努力的人们。堪为今日感言典范。

在年度歌曲之前，陶晶莹和小S提到了历史感，然而老综艺人或许轻忽了典礼，引言无味冗长。反而珂拉琪音乐里试图寻根的历史感，或许才是在这个时代，年轻音乐人摸索下，能给出的一种回答。

炎亚纶跟持修在颁发最佳MV奖时，说到MV导演都很做自己，而他们两个也是做自己的代表，炎亚纶的狂放对比持修的宅，尴尬但自然，反而有机会成为流量密码。

而顶著一头俐落短发，江惠仪又一次获得最佳台语女歌手奖，《空》大开大阖又多变，他很开心自己可以



很自在地站在台上，不用穿高跟鞋。希望大家都珍惜民主跟自由，也希望大家能用音乐能记录台湾早前、现在、还有未来的模样。

HUSH以〈衣柜歌手〉连两年获得最佳作曲，他说“我觉得词、曲、编曲就像衣服、衣架还有衣杆的关系，谢谢你们（团队）做了一个很坚强的衣杆，让我可以把〈衣柜歌手〉这个衣服挂在上面。”

HUSH在红毯穿著一袭飘逸的拖地长裙，活像率众返宫的娘娘。跳脱性别框架，头发长短甚至早已不是题目，许多生理女性都穿的极帅，半开玩笑地说，或许异男的解答，可能就得美秀集团的刘修齐（主唱、吉他手）看齐：他穿著赛博庞克的粉色裙装，保证亮眼。





最佳新人奖珂拉琪。图：大会提供

## 多元：最能代表这届金曲的两个字

蔡健雅自问可不可以一把吉他一个麦克风，完全不改，在一个小房间里，做出一张让困住的灵魂在疫情当中还是可以飞翔的作品。她庆幸“还有音乐当我们的避风港”。

再次强调，并非老综艺眼特别弱势，而是音乐人花多少时间在面对演出，致词，甚至可能的感言，都可以被放大看见。像结合传统乐器歌谣融合时下元素的最佳台语专辑乐团“百合花”，主脑奕硕在台上朗声说：“昨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，现在金曲奖都是一些我不认识的音乐人，我说，就是因为不认识，所以金曲奖才要在这里介绍给你认识啊。”一语道破迷思。他们也不忘在台上，向前些日子过世的传统说唱大师杨秀卿致敬。

如果一时想不出什么金句，不如学学李权哲吧，《爱情一阵风》获最佳专辑制作人奖。他一边抖著自己的黄袍，一边踩著节奏上台，简短谢词后自报家门：“我是台北市内湖区李权哲”，自在古怪到可爱。

至于现场演出，不知为何总有过度铺张之嫌，血红色的灯光很像前一晚刚发生怪奇物语的命案，娃娃和米莎演出时，不断被红光照得满身妖气。卢广仲演出〈为何梦见他〉致敬离世的音乐人邱晨。邱晨始终致力于音乐与社会的连结，但演出结束时背后“因为音乐 所以永恒”斗大的烫金字样像是也回到了40年前，让人



凶恣。羊灯，卯辰系八叔两时，月系仅影卯辰的老比丁桐，与有 小个迎月对母可口/弓的言言，悠入土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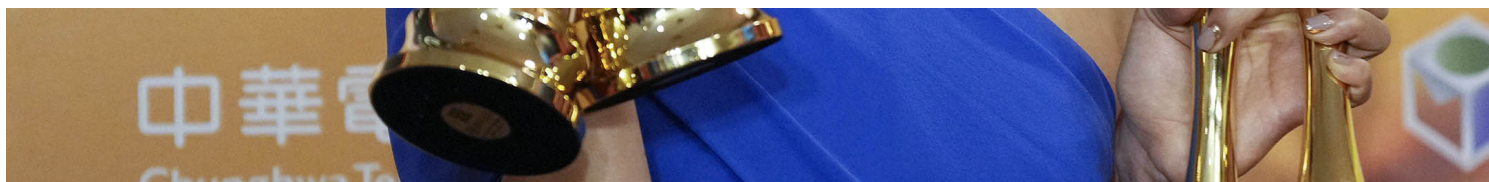
最佳演出毫无疑问得给9m88，在颁发华语女歌手奖项之前，她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六张入围专辑里，风格殊异、挑战性高的歌曲。演出骨干明确，雍容大度，举重若轻，在数年苦心后，88明年或许能一跃，跻身歌后之林。

“血肉果汁机”获颁最佳乐团，金属乐久违再临金曲，一次又一次得奖的过程，血肉证明自己绝对是台湾当代最好的乐团之一。吉他手阿霖直言宣告“这个奖是我应得的，因为我够努力”，主唱Gigo用一个奇特的情境补充“穿越时空的莎士比亚，来到现代看了血肉果汁机的表演后，在平行时空写的《哈姆雷特》里面有这一段话：‘孩子们，血肉果汁机的现场可以给你的，比你想像中的还要多更多，超多、超爽’。”

颁发评审团大奖前，主席知名制作人阿弟仔在台上说，最能代表这届金曲的两个字是“多元”，在这么分众的市场里，每个能够入围的音乐人，都已经非常厉害了。虽说是多元，或许用“混乱”也说得通。一方面是依语言做奖项分类，导致一个奖项里可能有数张美学完全不同的作品。既然无法决定，不如双手一摊？可以感受到评审团主席一再强调入围就值得恭喜，确实如此，但同时，分众化的时代，如果不处理语言和乐种分类上的矛盾，或许这样的困境会一再重演。

奖项颁给黄连煜的《灭人山》，跨越语言，展现历史的深度（历史或许也是这次的一个重点命题），阿煜哥接连几次上台，简短地分享“我平常不太会讲话，我只会写歌。能为自己跟客家（族群）得到这个奖，我觉得我目前做得应该还不错”。





最佳华语女歌手蔡健雅。摄：Billy Dai/AP/达志影像

虽说是多元，或许用“混乱”也说得通。一方面是依语言做奖项分类，导致一个奖项里可能有数张美学完全不同的作品。分众化的时代，如果不处理语言和乐种分类上的矛盾，或许这样的困境会一再重演。

女歌手蔡健雅获四项大奖，实至名归的大赢家，自承入行时只会唱西洋歌，唱中文歌还要翻字典。

《DEPART》不走气壮山河的路线，紧扣疫情时事，听来清爽疗愈，囊括了最佳演唱录音专辑、最佳华语女歌手、最佳华语专辑、年度专辑。制作专辑时，蔡健雅自问可不可以一把吉他一个麦克风，完全不改，在一个小房间里，做出一张让困住的灵魂在疫情当中还是可以飞翔的作品。她一边不希望再做一次这样的专题，等于是提醒我们曾有这样的两年，但也庆幸“还有音乐当我们的避风港”。

典礼前一晚，Netflix影集《怪奇物语》（Stranger Things）新一季最后两集上架，很多人聚会开趴，观赏近四小时的马拉松（想想竟比金曲典礼还短，典礼长达五小时，天）。里头80金曲连发，除了Kate Bush的〈Running Up That Hill (A Deal With God)〉，Metallica的〈Master of Puppets〉或许接下来也会重回排行榜。音乐始终可以把人带回自己的或是众人的共同美好，第33届金曲奖，无论胜败，它的确呈现了如今音乐分众化的多元混乱。而能否在其中找到自己聆听的乐趣，认识一两个新名字，发现一两位老朋友的进化，足矣。

注：日本朝日电视台《関ジャム完全燃SHOW》2022年6月19号的节目。